

· 长篇时政小说 ·

至高无上

只有具有大智慧、大眼界的人，
才能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力奖赏。

午夜浓茶 · 著

在场面上混，要牢记“三不”：**不要站错队，不要拿错钱，不要上错床**。而第一“不”是最重要的。这考验的是你的**觉悟、智慧、胸襟、眼界**，以及对各种**关系**的协调平衡能力。

德宏民族出版社



——·长篇时政小说·——

至高无上

只有具有大智慧、大眼界的人，
才能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力奖赏。

午夜浓茶◎著

在场面上混，要牢记“三不”：**不要站错队，不要拿错钱，不要上错床**。而第一“不”是最重要的。这考验的是你的**觉悟、智慧、胸襟、眼界**，以及对各种**关系**的协调平衡能力。

 德宏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至高无上 / 午夜浓茶著. — 潞西 : 德宏民族出版社, 2013.7

ISBN 978-7-80750-881-6

I. ①至… II. ①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57524 号

书 名: 至高无上
作 者: 午夜浓茶 著

出版·发行	德宏民族出版社	责任编辑	王稼祥
社 址	云南省德宏州芒市勇罕街 1 号	责任校对	赵洪亮
邮 编	678400	封面设计	青华视觉
总编室电话	0692-2124877	发行部电话	0692-2112886
汉文编室	0692-2111881	民文编室	0692-2113131
电子邮件	dmpress@163.com	网 址	www.dmpress.cn
印 刷 厂	北京爱丽精特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16 开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张	22	印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
字 数	360 千字	印 数	1-3000
书 号	ISBN 978-7-80750-881-6 / I · 146	定 价	36.80 元

如出现印刷、装订错误,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事宜。印刷厂联系电话: 010-61027585

目 录

第一章	市长之死	001
第二章	寻找证据	013
第三章	水落石出	032
第四章	我要留下	045
第五章	新征程	070
第六章	独眼龙	096
第七章	下马威	113
第八章	庞大的规划	146
第九章	做事的和捣乱的	178
第十章	整顿小煤窑	209
第十一章	彭学礼的目的	231
第十二章	出大事了	239
第十三章	崔家父子的谋划	248
第十四章	利益均沾	257
第十五章	令人无奈的结局	268
第十六章	项目审批	282
第十七章	到底是谁占了便宜	300
第十八章	故人	315
第十九章	回京	325
第二十章	司正平的好感	335
第二十一章	携手合作	344

第一章 市长之死

初春的北方城市溢扬，一片灰蒙蒙，赶上刮风，更是昏天黑地。好在这里的人们早已习以为常，一直以来，这就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马路十字街对面，走来一位面色凝重的年轻人，他撸了把脸上的尘土，抖了抖风衣，行色匆匆地进了市政府大院。

年轻男子名叫康毅，是溢扬市政府秘书处的副科级秘书。康毅的脸色犹如阴沉的老天，对跟他热情寒暄的人们视而不见，进入大楼后直接上到三层，砰的推开了政府办的门。

作为市委常委、副市长张海潮的秘书，他到现在都还纳闷，张海潮怎么就不明不白地因病去世了？

办公室里的工作人员被门响惊到了，放下手头的工作，抬起头看着闯进来的康毅，都显得茫然无措。

“谁能告诉我，张市长是怎么回事？”康毅极力控制着焦躁的情绪，可脸上流露出来的急切，却暴露了他的内心。

大家面面相觑，都不知道在市政府里向来目中无人的康毅为什么就突然跑来办公室发飙？但其中不乏精明之人还是从他的话语中听出了一丝耐人寻味，老钱走过来问道：“康秘书，张市长怎么了？”

怎么了？我还想问你他怎么了？怒视着老钱，康毅气得半晌说不出话。转念一想，政府办的消息不会这么闭塞吧？连副市长因病死亡这么大的事都不知道？

看看手表，刚过八点钟，康毅心说，也难怪大家不清楚，一是刚上班没多久，消息还没有传过来。二来市委常委因病死亡，对市领导层来说也是大事，处理不好，就会面临来自省委高层的诘难，在死亡原因没有调查清楚之前，经过慎重考虑，想必也不会让消息外泄。

想通了这两层,康毅逐渐冷静下来,对老钱说:“没事了,你去忙吧。”

老钱狐疑地扫了康毅一眼,点头后走回办公桌。

办公室的众人神态各异,有摇头叹气的,有露出无奈笑容的,更有甚者,不屑一顾地撇着嘴。

显然,大家不太待见康毅。也难怪,在这座办公楼里工作了半年,康毅给人留下了的印象非常恶劣。在旁人眼中,这小子就是个端着国家饭碗正经事丁点不干的混混儿。作为副市长的秘书,甚至很少能看到他跟随在张海潮身边。

对康毅,大家了解的不多,只知道他跟随张海潮来溢扬之前,在省行政学院管理工程系当过两年教师,据说口碑也不怎么好。

但是别人绝难以想到,这么一个浪荡子,竟然是国内屈指可数的政治家族苏家的嫡系子弟。

虽说苏家老爷子已经不再担任任何领导职务,但身子骨还硬朗,影响力还摆在那里。老爷子三子两女,都在中央部委或者国有大型企业供职。经老爷子手带出来的门生故吏,更是遍布中央跟地方。

康毅是苏家老二苏衍之的独子,随母姓康。

苏家第二代中,在政治上,以老大苏逸之最最有建树,苏逸之如今是中纪委副书记。一旦外放,至少是一省之长。苏家第三代人,受改革开放的影响,多数都耐不住寂寞,堕落腐化的不少,变得良莠不齐起来,其中,就以康毅最为突出。

半年前的康毅,就是一个寄生在豪门之上的蛀虫,其品行之放纵,行为之恶劣,普通人很难想象得到。

在省行政学院任教期间,康毅甚至有拳打专家教授,脚踢老师学生的不良记录,说起来这都是小儿科了,相较他在京城以及国外留学时干的勾当,这些都算品行端良的。

不服管教的康毅让苏衍之十分头疼,又拿他无可奈何,在海外完成学业回国后,本打算把他留在京城工作,听说了他的劣迹斑斑后,失望至极的苏衍之怕他在京师之地惹出大乱子,便一脚把他踢到了东海省任其自生自灭。

最后还是他姑姑,担心他继续在东海惹是生非,给老同学张海潮打了电话,让张海潮暗中照顾一二。

张海潮是苏家老爷子担任部委一把手时的秘书,虽说老爷子退得早,但对张海潮一直很照顾,张海潮被外放地方后,从省政府办公厅秘书二处处长,到伊源县县长、县委书记,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省政府副秘书长,再到南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一步一个台阶,步子迈得很坚实,当然,这也与苏家在背后的力挺密不可分。

康毅虽然是苏家最令人头痛,最不被看好,甚至被遗弃的子弟,但再怎么弃,也改变不了他是苏家子弟的事实。

张海潮对康毅用心照料,半年前到溢扬任职,适逢康毅在省行政学院招惹出是非,

为了不让他有闯大祸的机会，干脆将他带到了溢扬。

不记得是哪位哲学家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了：凡事有因必有果。康毅的不学无术、顽劣不堪，与他爸苏衍之有很大关系，他一直认为，若不是当年苏衍之抛弃妻子，导致母亲中年早逝，他康毅也不会变成今天这种半死不活的样子。

康毅打小性格里就有自毁因子，自母亲离世，被苏家接到京城后，似乎他唯一的人生目标就是让他的父亲，以及随后嫁入苏家的继母从此变得不痛快。

当然，康毅在整个苏氏家族里也不受人待见，没有哪个家族喜欢一个烂泥扶不上墙的子弟。

他索性破罐子破摔起来，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怎么活不是活。

看着大家不冷不热的态度，康毅也知道继续在办公室待下去是自讨没趣，想起给他打电话下通知的是政府副秘书长罗倩，便推门出去找她。

28岁的罗倩团干出身，因工作成绩出色，去年底从团市委副书记的位子上提拔成市政府副秘书长，28岁的副处，在溢扬市干部队伍中也是个翘楚式的人物。

清早接到桃源宾馆经理打来的电话，说副市长张海潮因病猝死，着实把罗倩吓了一跳，电话通知了市委书记和市长后，罗倩匆匆赶来市政府等待康毅。

想起康毅那张脸，罗倩就恨得直嘬牙花子。大半年以来，康毅对她明里暗里骚扰不断，他乖张的性子，目空一切的傲慢，让罗倩打心底里感到厌恶。

走到罗倩办公室门前，康毅门都不敲就进来了，乍看到康毅那张脸，罗倩心里咯噔一下，下意识地皱了皱秀气的眉。

虽说眼前这张脸还算英俊，但有一种给酒色掏空的苍白，让人看了很不舒服，特别是那双空洞无神的眼睛，透着一种说不出的邪性。换作以往，远远地看到康毅，罗倩能躲则躲，实在躲不过去了，也只会冷漠地点点头，然后快步离开。这时候看到他出现，罗倩则显得很焦急。

“你昨晚去哪儿了？”罗倩冷冷地问道。

“我能去哪儿，在家里睡觉啊。”见罗倩语气不善，康毅毫不在乎地拉过椅子坐下。一路上他也在思考，唯一的靠山张海潮突然死了，逍遥自在的日子怕是要一去不复返，今后将怎样自处呢？

要说张海潮的猝死不会给康毅带来影响，那是不可能的，他心知肚明，在市政府大院里，他康毅就是个过街老鼠，虽然没到人人喊打的地步，却也没处下几个人。张海潮一死，他彻底失去了靠山，等着看他笑话，甚至落井下石的，没有一个连，起码也有一个加强排。

官场上，最不缺的就是把前浪拍死在沙滩上的后浪。

对张海潮的死，不知道康毅是真的无动于衷，还是故作惺惺之态，罗倩想不通了，从办公桌后绕出来，怒视着他，说道：“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能沉得住气啊？你知不知道，

作为张市长的秘书，你要时刻待在领导的身边！现在好了，领导出事了，我看你怎么和市委书记交代！”

“哪条法律规定秘书必须24小时待在领导身边？罗秘书长，秘书也是人，也需要私人时间。照你的说法，领导干点见不得人的勾当，我也得寸步不离？”康毅吊儿郎当地反驳罗倩。

“私人时间？说的比唱的都好听，你的私人时间都用在了往返于各个夜店吧？”罗倩怒视着康毅，鄙夷道，“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什么德行，不管怎么说，领导出了意外，就是你的失职！”

“别扣帽子啊，我昨天是跟领导请了假的，不信你可以去问——”说到这里，康毅停住了，问谁？问张海潮吗？

罗倩显然被康毅无理辩三分的刁蛮激怒了，脸涨得通红，手指着康毅，说：“你！混蛋！”她也知道现在不是和康毅置气的时候，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上前拉着康毅的胳膊，说道：“不管你有什么理由，现在必须跟我走！还愣着干吗？难不成得市委书记才能请得动你？”

“去哪儿啊？”

“桃园！”

康毅被罗倩拉着出门下了楼，倒不是说他对张海潮的死漠不关心，他只是觉得，人都死了，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眼下最重要的是，爹死娘嫁人，各人顾各人。

走廊里来来往往的工作人员看见康毅被罗倩扯着胳膊疾走，都露出诧异的眼神，三五几人凑在一起窃窃私语。

罗倩意识到大家目光中的意味深长，脸一红，松开了手，赌气似的把车钥匙丢给康毅，说：“去把车开过来，我的车你认识吧？”

康毅点点头，说道：“认识。”

车子停稳后，罗倩拉开门就要坐进来。

“罗秘书长，罗秘书长……”

后面有人喊罗倩，康毅探头看过去，见是市长崔立文的司机从大楼里追出来。

罗倩一只脚已经伸了进来，身子还在车外，扭过头跟崔立文的司机说：“你先别跟过来了，过一会儿崔市长也要去桃园，我跟康秘书先过去。”

从康毅的角度，恰好看到罗倩一只脚踏进车里来，整个身子从髋部起反扭着。这个姿势，使她今日所穿的咖啡色弹性十足的长裤，非常紧地绷在她的臀部上。

罗倩的腿直绷绷的，更加凸显出她臀部的丰满浑圆，让任何一个男人看了都会蠢蠢欲动。

中国的女性虽说也讲究身材，但普遍都少运动，故而髋部会显得狭窄，从腰肢到髋部缺乏柔和而丰美的曲线。

这个缺点在罗倩的身上，则完全没有。

罗倩上身穿着合体的雪白衬衫，由于身子还扭着站在车门外，康毅能看到见她高高撑起的胸部的浑圆边缘，衬衫往下拉，束到腰间收紧，从腰肢再往下一直到髋部的曲线，则有着成熟女性丰盈的完美。

让人看着，也能明白：只要伸指头按过去，就一定能感受到那里会有十足的回弹力。

罗倩虽说在衣着上一一直都想体现出干练劲来，眼神有时也刻意地凌厉，甚至还刻意戴了一副黑色的平光玳瑁眼镜，但她丰盈成熟的身材、明艳的脸蛋以及有如少女一般雪白香嫩的肌肤，都严重削弱她身为女性官员的形象。

打发走崔立文的司机，罗倩坐上车，美眸一瞥，注意到康毅正在偷看她，她厌恶地蹙着秀眉，啐道：“流氓！”

康毅深信一句话：男人不流氓，身体不正常。换句话说，好色是男人的天性。他不认为欣赏漂亮女人是一件多么丢脸的事情，特别是罗倩这种级数的美女，长得这么好看，不就是为了给男人欣赏的吗，我多看几眼，这有错吗？

凹凸有致的身形，紧致的大腿，浑圆而富有弹性的臀部，峰峦叠嶂般地突起，无一处不彰显着成熟女性独特的魅力，让康毅的眼珠子在她身上流连忘返。

见罗倩生气了，康毅也不恼火，嘿嘿一笑，赶紧发动车，踩离合、挂挡、摘手刹、轻点油门，一气呵成，车子如离弦之箭疾驰而出。

罗倩很心烦，若不是上级领导有令，让她无论如何把康毅带到桃园宾馆去，她绝不会乘坐康毅的车，即便是自己的车由康毅驾驶也不行。她对康毅厌恶到了极点，在她眼中，康毅不仅思想肮脏，眼神也很淫贱，一次会议中，他甚至假借打瞌睡偷摸自己的大腿。对这种无赖，罗倩没辙，只要他不太过分，罗倩也只能远远地躲着他，不让他有骚扰自己的机会。

女人在官场中生存，十分不易。

从大学毕业至今，在机关熬了快七年了，罗倩体会最深的就是“分寸”，分寸不仅仅指的是谨小慎微，而是说该低调的时候绝对不能张扬，可是该出手的时刻也绝不能手软。但是，这分寸无论怎么拿捏，对康毅而言都不好使，这让罗倩异常苦恼。

除此之外，还得时刻防备着无处不在的各种诱惑，这诱惑或是来自于男人肆无忌惮打量你身体的淫荡目光和明里暗里在挑逗，或者是来自于金钱利益编织的遮天大网。

有人说过，官场就是名利场，那名利场又是什么呢？答案显而易见，名利场是是非圈。

当然，罗倩的家世让她在官场这个大染缸里不用去敷衍那些男性官员的脸色，更不需要用身体去交换什么。但是她也明白，那些坐在主席台上一本正经念着发言稿的

高官，骨子里大多是道貌岸然的，该防备的，还得防备。

高官们多多少少还是有点素质的，即使垂涎罗倩的美色，也只会心里想想，万万不敢明着来骚扰她。像康毅这么肆意妄为的，在溢扬官场上，可谓是蝎子拉屎——独一份儿！

罗倩拿他无可奈何，可以不把他当人看，但却不能不给张海潮面子。大家心里都清楚，省里把张海潮空降到溢扬来，是为了接替崔立文市长之位的。作为协助常务副市长工作的副秘书长，对康毅的小动作，罗倩也只能忍气吞声。

还有一点罗倩心中明白，抓不住康毅骚扰她的证据，闹出去，只会让别人看她的笑话。

瞥了一眼嘴角挂着坏笑的康毅，罗倩咬牙切齿地想：你小子再敢动姑奶奶一根手指头，看老娘不把你的小鸡鸡剁下来喂狗！

桃园坐落在风景秀丽的桃花山下，群峰连绵、古树参天的桃花山让溢扬这座工业城市具有了灵气，每年三月竞相怒放的桃花更让这座古城燃烧着火一般的热情。

作为市委接待宾馆，常委班子里的每一位成员在桃园都有一间专属房间，美其名曰：方便领导劳逸结合。

今天的桃园与往日有很大的不同，熙熙攘攘的人流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被一片庄重肃穆围绕的诡异氛围。

康毅驾车赶到时，桃园经理廖杰和市政府负责接待工作的秘书长陶建斌已经站在台阶上等候良久了，两人中间，赫然站着市委书记王万忠。康毅发现，身旁的罗倩情不自禁地皱了皱眉，康毅心中纳闷，是什么原因，让这个一贯从容淡定的女人流露出这种神情？

按捺住好奇，康毅推门下车，没等走到领导跟前，就遭遇到王万忠瞥过来异常凌厉的目光。

康毅心神一凛，心说：完蛋了！王胖子肯定会借机发飙，不然的话，他不会如此有针对性地盯着自己。

王万忠是个大胖子，不过个子很高，本来皮肤就黑，这时黑着脸，就像将要雷霆大作的样子。

见康毅和罗倩走过来，王万忠逮住康毅兜头就骂：“你是怎么做秘书的？知不知道你的行为是严重失职的表现？知不知道你的工作职责是什么？张市长病发时，你为什么不在桃园？”

身为溢扬市权力场上的大老板，王万忠眼界甚高，可班子成员身边的人，他还是认识的。

见惯了中央领导发脾气的康毅倒不至于被王万忠劈头盖脸的怒骂吓住，可此时此刻此种场合，他也不好反驳什么。

说起来，康毅对张海潮是有愧疚的，人都是感情动物，两年多来，无论康毅闯出多大的祸事，在后面为他擦屁股的永远是张海潮。虽然张海潮并未对他提起过，但康毅也不是个木头人，他把张海潮为他所做的一切都看在眼里，只是视脸面大过天的他难以开口跟张海潮说句感谢的话。打心底里，他欠张海潮一声：谢谢！

罗倩虽然极不喜欢康毅，但她知道眼下发生的事情也不能将责任全部推到康毅头上去，看着康毅被王万忠教训得面红耳赤，她替康毅解释道：“王书记，你冷静一下，张市长人就这么走了，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来的路上我问过康秘书，三天前张市长到市钢厂检查工作，碰巧赶上市钢厂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康秘书不小心被生产线上崩出来的钢件砸中了肩膀，受了点伤，张市长特意嘱咐他休息两天，所以，今天事情发生时，康秘书不在张市长身边。”罗倩言简意赅，替康毅开脱。

“哼！”王万忠冷冷地哼了一声，老脸还是板着，瞪了康毅一眼，带着秘书朝楼里走去。

康毅一脸窘迫，定在那里迈不开步子，他知道屋里床上就躺着张海潮的尸体，不禁心神一阵恍惚。

罗倩见康毅僵在门口，压低声音说道：“还不进去？没见王书记都生气了吗？”说完这话，罗倩率先走了进去。

康毅愣了好一会儿，直到罗倩走到楼厅里回过头来看他时，他才迟疑着走进了九号小楼。

张海潮到溢扬上任至今半年有余，家属留在省城没有过来，他就吃住在桃园，倒也省事。

反而是康毅，怕被张海潮看得紧，在外面租了套房子，过起了悠闲自在、逍遥快活的日子。

过道口站着一排市公安局的干警，楼厅里，两名穿白大褂的医生矗立在一旁，以及桃园宾馆专门指派为九号楼服务的两个年轻女孩——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的她们，此刻面无血色，似乎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坏了。

二楼就是张海潮的起居室。康毅跟在罗倩后面上了楼，再也无心去看她抬腿时被长裤绷得圆滚滚的臀。

起居室的门半开着，透过这扇门，康毅朝里面望去，看到张海潮直挺挺地躺在床上，雪白的床单已经将人盖住了，他这才确信，人确实没了。

康毅对张海潮是有感情的，看到眼前的情形，他感到震惊的同时，两行热泪悄悄淌落下来。

康毅清楚地记得，昨天晚上，张海潮还打电话来询问他的伤势，没想到过了一晚，他就直挺挺地躺在了床上再也起不来了，这让康毅不得不感慨生命之脆弱。

市委书记王万忠双手掐腰站在客厅，脸上阴云密布，一副暴风雨将至的神情，让在

场的人情不自禁地跟他拉开了距离。

陶建斌和廖杰走了进来，后面跟着赶来急救的医生护士，站在王万忠身前，陪着小心向王万忠汇报之前的抢救情况……

王万忠黑着脸一言不发，手里的香烟自打进来后就没有断过，听陶建斌汇报完，压抑在他内心的愤怒终于爆发出来，手指差一点就戳到陶建斌、廖杰脸上去。

“你们是干什么吃的？堂堂市政府秘书长，你昨天晚上还陪同张市长接待客商，怎么就没有看出张市长身体不舒服？还有你，廖杰！作为市政府接待办副主任、桃园宾馆的经理，领导的身体出了问题，你竟然毫无察觉，你这是失职！是渎职！另外，昨天晚上还有谁出入过九号楼？你们一定要给我查清楚，不得有半点隐瞒！”

陶建斌、廖杰作为接待办的正副主任，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也意料到板子会第一个打到他们身上来，被王万忠教训得跟三孙子似的，愣是低着头不敢说话。

如今当领导的脾气都大，王万忠军人出身，教训起人来，更是如疾风骤雨一般，丝毫不给人留脸面。

陶建斌抬起头，脸色不自然地说道：“昨天晚上接待客商的时候，也没见张市长有发病的征兆，酒桌上气氛不错，张市长还破例多喝了两杯，散场后，张市长说要早些休息，让大家不要打扰他，谁能想到……”

“一直到今天早上六点半钟，值夜班的服务员过来喊张市长起床吃早餐，门敲了很久都无人应声，服务员慌了，找来备用钥匙将门打开，才发现张市长已经不行了……书记，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你怎么骂我都是应该的，只是谁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呀，之前也没听说张市长有心脏病不是？昨晚到底有谁进出过九号楼，确实没有人注意到，这个责任也在我，我今天早晨才听说，昨天晚上值夜班的两个工作人员开了小差，见张市长睡下了，俩人就偷偷溜出去谈恋爱了，有一段时间没在这里……”廖杰接茬解释道。

康毅暗中观察着陶建斌、廖杰，他发现说这番话时，两人的眼珠子滴溜溜乱转，说辞更像事先对好的一样，吐字清晰，条理清楚，半点都不含糊，他心里就有了计较，觉得张海潮的死并不像他们说得那么简单。

“扯淡！你们俩就给我推卸责任吧！”王万忠盛怒之下吼了一句，负手踱了两圈，像是在思考着什么，琢磨了半天，他回过头来低声吩咐道，“这样，在死亡原因没有调查清楚之前，你们先控制住消息不要传出去，不要让外面的人乱嚼舌根子。”

康毅越发感到蹊跷了，市委书记严令陶建斌、廖杰不得将消息外泄，他们是在隐瞒什么？难道说，张海潮的死，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内幕？

张海潮的死给康毅带来极大的心灵震撼，几乎是一瞬间，康毅就明白了，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都得独立面对溢扬官场上的是是非非。

他突然间发现，失去了张海潮的庇佑，他狗屁不是，别说市委书记，溢扬官场里随

便揪出一个小人物,都能够毫不费力地把他这个豪门弃子踩在脚下肆意羞辱一番。

巨大的变故,逼迫着他重新开始思考人生,倘若自己继续这样浑浑噩噩地体验生活,到头来只能被生活体验了自己。只有振奋精神好好工作,才能让大家重新认识自己,接受自己。

有了这层认识,康毅看待张海潮的死,就多了个心眼。他和罗倩站在门口,里面看不真切,见王万忠几人也不正眼瞧他,似乎刻意无视他的存在,便侧着身子猫着腰溜进了卧室。

观察着屋子的摆设,似乎和平常没什么变化,只是张海潮的尸体停放在床上,让他觉得心寒。目光顺着张海潮的尸体看过去,康毅吓了一跳,五沓崭新的钞票整整齐齐码放在床头柜上,吸引着人们的眼球。

康毅震惊地站在床前,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因为收受贿巨额赂激动致死,这对溢扬市来说,该是何等惊世骇俗耸人听闻的政治事件啊!

难怪王万忠一脸阴沉地追问,在此之前有谁出入过九号楼。

“康毅,你进去干什么?”王万忠此刻才注意到康毅进了卧室,声音陡然尖锐起来,板着脸质问他。

康毅能感觉出王万忠对他强烈的不信任,随着王万忠这声呵斥,众人的目光都聚焦过来,让康毅的脸颊刹那间浮起两片红云。抬头望一眼王万忠,见他眉头紧蹙,又要发作,康毅无奈,只能退出房间。

但在退出来之前,康毅扫了眼床头柜,他注意到钞票旁边放着一副手套,康毅十分确定,张海潮没有戴手套的习惯,他心神一动,难道这五万块钱,是在张海潮死亡之后被人送进来的?

康毅跟随张海潮到溢扬大半年时间,对张海潮是非常了解的,张海潮是个务实的人,对待工作,讲究一个细致严谨,对下属要求严格,他绝对不允许下属打着他的旗号朝下面伸手的,更遑论他自己了。

工作之余,张海潮也很少跟下属部委局办的负责人联络感情,也没听说过他跟溢扬体制内哪位领导私交不错,除非必要的公务接待,他从不出席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以任何名目举办的宴请。这么一个自律到近似于苛刻的人,怎么会收受别人这么一大笔贿赂呢?康毅琢磨不透了,他想到,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有人刻意栽赃。

康毅边走边琢磨,不觉间已来到王万忠身前。

“你既然在市钢厂受了伤,就好好养伤休息,张市长的身后事你就不要参与了,市里会派专人负责。”王万忠看都不看康毅一眼,直接吩咐道。

作为省管干部,张海潮因病猝死,死因又有些蹊跷,身后事的处理自然不会简单,不仅市里要抽出专人来负责处理,怕是省里也会派人过来。

身为张海潮的秘书,按理说康毅绝对有资格参与进来,但王万忠对康毅之前在省

里以及溢扬的作风有所耳闻,对他很不信任,当即拍板将他踢了出去。

市委书记明白无误的质疑让康毅非常气愤,但他也清楚,以前的所作所为确实没有让人信任的理由,一声不吭地,康毅走了出去。

刚出了门,眼角窥见罗倩瞥过来的幸灾乐祸的眼神,康毅心中暗自腹诽:这狗娘们儿!下楼时,有意放缓了步伐。

别看康毅玩世不恭、风流成性,论耍心眼,康毅说是第二,这溢扬城就没人敢称第一。

张海潮起居室里,各位领导彼此间的交流声不大,也足以让靠在楼梯扶手上抽烟的康毅听得一清二楚。

不大会儿,他就听见罗倩的声音传了出来:“张市长的为人,大家心里都清楚,这么大一笔钱,怎么可能是张市长受贿得来的?再说了,即便是他接受了贿赂,也不可能明目张胆地把钱摆到桌面上吧?除非他缺心眼。没有证据的事情,最好不要妄加揣测,说不定是有人刻意在张市长死后把钱送进屋里来的。”

“罗秘书长,你的意思是有人故意往张市长身上泼脏水喽?我已经解释过了,事发后,除了那个女工作人员,我是第一个进张市长房间的人,你这样说,是怀疑我栽赃陷害张市长吗?”廖杰的解释让罗倩哑口无言,没有证据,确实不好乱说。

“王书记,我刚才对宾馆的工作人员进行问询的时候注意到一个细节,负责九号楼卫生的宋大妈回答我问题时眼神游移不定,说话磕磕巴巴,我琢磨着,她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要不,我把她喊过来你当面问问?”

陶建斌提出的建议被王万忠采纳了,他说道:“也好,你去把她喊过来。”

听到这里,康毅心里一惊,张海潮的死,果然不简单。陶建斌渐行渐近,康毅忙闪身躲进了楼道间。

阴暗逼仄的房间里,康毅半蹲着燃起一支烟,一明一暗间,廖杰的话让康毅疑窦乍起。

诱发张海潮猝死的原因是突发性心肌梗死,经过医生的证实,这一点毫无疑问了;那么,张海潮的突然死亡,是不是因为见钱眼开,激动之下犯了病,则无法断定。

如果是后者的话,对张海潮的死,市里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对省里也好交代;廖杰是第一个进入张海潮房间的人,按照他的说法,在工作人员打开房门之前,没有人进入过张海潮的房间,他急着将自己摘出去也情有可原。

但陶建斌接下来的话就引人遐思了,为什么一开始他没有把询问宋大妈的事情讲出来,偏偏在廖杰拼命往外摘自己的时候他选择了说出真相呢?他说这番话的意图太明显了,就是要直接否定掉张海潮单纯是因为突发性心脏病而死亡的可能。

那么,宋大妈在这件事情上,又扮演着什么角色呢?

将烟蒂仍在地上,狠狠踩了一脚,康毅掏出手机,借着屏幕上幽蓝的光看了看,已

经十点多了,不出意外的话,张海潮的家属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吧?

使劲搓了两把头发,这事还真是棘手。康毅打定了主意,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人把屎盆子往张海潮脑门上扣,这不仅是对张海潮人格的侮辱,更是对苏家赤裸裸的挑衅!

换做以往的康毅,根本就不在乎死一个张海潮会对苏家产生多么深远的恶劣影响,既然被苏家放弃了,就应该有被放弃的觉悟,断不可能拿热脸去贴苏家的冷屁股。

但现在形势不同了,张海潮的死,让康毅不得不重新考虑今后的路要怎么走。虽说官场险恶,要赢得苏家的支持,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官场上走下去,用实际行动向苏家证明,他也是可以有作为的。

苏家第三代子弟中,在官场中发展前景最被看好的,是苏逸之的大儿子苏建新,也就是康毅的堂兄,除了对苏逸之的扶植,苏家几乎倾尽所有资源向苏建新身上猛砸。

“在科级多如狗、处级满地走”的京城,即便是豪门子弟,参加工作没几年时间,想要快速提升职级,也不是件容易事;苏建新以27岁之龄一脚踏进了正处的门槛,就可以看出苏家对他的支持力度有多大了。

和苏建新相比,康毅没有任何优势,但表面上吊儿郎当骨子里非常要强的康毅,绝不承认能力上他比苏建新差。若不是前些年胡作非为让老爷子伤透了心,拒绝给他提供资源支持,现在谁的成就更大一点还真说不定呢。

既然打定了主意要让苏家上下改变对他以往的恶劣印象,就要做出一番成绩给他们看看,眼下张海潮的死就是一个契机。他相信,作为苏家重点培养的年轻干部,张海潮的死,苏家必然不会无动于衷、袖手旁观,指定会派人过来了解情况,他这时候出头,或许能引起老爷子的关注。

肩膀上一阵疼痛传来,康毅皱着眉头揉了几下,思绪又回到了几个人的谈话上面。

分析罗倩和廖杰、陶建斌之间的对话,不难看明白两点:

第一,对张海潮的死因,市委书记王万忠至今态度不明朗,但康毅相信他更倾向于支持张海潮是因为收受大额贿赂难掩激动的心情导致病发死亡这个观点,从他紧缩的眉头上可以看出,他也知道这个观点站不住脚,但好歹能解释得通,不至于省委的板子打下来,危害到他市委书记的位子。

说到底,张海潮收受贿赂,是个人行为,省委要追责,只能追究张海潮的责任,作为市委书记,他顶多承担一个失察之责,官位能够保得住;如果张海潮不存在经济问题,只是因为突发性心肌梗死死亡,作为班子里的班长,王万忠将要面对的压力可想而知。所以,他现在的态度是一言不发,静观其变。

第二,罗倩是不同意将张海潮死亡的原因往收受贿赂这个方向引导的,但胳膊拧不过大腿,她也看明白了王万忠的心思,想凭借一己之力让王万忠改变想法无疑很难;再加上旁边有陶建斌、廖杰添油加醋,她更是力有未逮。

陶建斌和廖杰为什么非要往张海潮身上泼脏水呢?让张海潮坐实了见钱眼开导致

死亡这个罪名,对他们又有什么好处?

有一点可以肯定,陶建斌掐准时机将打扫卫生的宋大妈推出来,肯定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他这么做,是利用宋大妈的证词有意把水搅浑。

虽然对市委领导层之间的关系不甚了解,但康毅也清楚王万忠和崔立文不是一路人,甚至两位党政一把手水火不容。而陶建斌则是市长崔立文的心腹重将,按理说,陶建斌的建议,不应该被王万忠采纳才是,看眼下事态的发展,虽说王万忠没有直接表示接受陶建斌的建议,态度却是模棱两可的。

越想头越大,康毅觉得,与其在这里猜测下去,不如去把问题调查清楚,说破大天比不上铁证如山啊。

他想到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这钱,到底是谁送进张海潮房间的?

第二章 寻找证据

被市委书记公然排除在治丧小组之外，并没有让康毅感觉到沮丧，他明白，这时候灰溜溜离开，就等于自动放弃了去寻找事情转机的机会。

站起来活动了一下略有些麻木的四肢，刚想推门出去，楼道里传来的脚步声让康毅放下了抬起的手。

屏气凝神，康毅将耳朵紧贴在门上，隐约能听见陶建斌正在说着话，康毅心想，陶建斌正在对话的人应该就是宋大妈吧？不知道两人在密谋着什么。

过了一会儿，外面没了声响。

康毅推门出来，楼道里空荡荡的，空气平静地流动着，竟显得有些阴森，就像暴风雨将至前的片刻宁静，这份宁静，仿佛在积聚力量，就像强大的攻势来临之前，总需要一个酝酿的过程。

张海潮卧室的门也关闭了，不知道宋大妈在高高在上的市委书记面前，会不会手足无措？

压抑的气氛让康毅不敢有片刻停留，他疾步向楼下走去。

桃园宾馆指派在九号楼服务的两名女孩挤在客厅的单人沙发上，康毅看过去，两个女孩眉清目秀，想必是被今天发生的事情吓住了，这会儿脸色有点苍白，蔫头耷脑地坐在那里，像两只受伤的小猫，紧紧依偎着，互相舔舐对方的伤口。

康毅在两人身边坐下来，看她们噤若寒蝉的样子，便安慰道：“张市长走了，很不幸。你们也不要太过于自责，看开些，生老病死是谁都抗拒不了的。张市长的脾气你们应该了解，他休息的时候，是不允许别人打扰的，即便我打电话过来，也会被他骂一顿，你俩别难过了。”

作为张海潮的秘书，康毅经常出入九号楼，俩女孩对他很熟悉了，听到他劝慰的话，紧张的心情逐渐放松下来。